

前 言

關於毛澤東早期傳記

劉 統

偉人的傳記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在偉人身後修撰的。這種傳記是正史，由歷史學者集體編寫，周密而詳盡，當然也充滿了歌頌與崇敬，為民眾樹立了一個崇高而神聖的形象。另一種是在偉人未成名之前，由個人為其撰寫的傳記或訪問記。這些著作出於個人的視角和感受，寫來比較樸實，自由，不必為尊者諱。毛澤東的傳記兩類都有，但我們更重視他的早期傳記。

提到毛澤東早期傳記，首推斯諾的《毛澤東自傳》。這部傳記的產生，充滿了偶然和傳奇的因素。斯諾不是共產黨人，是一位自由撰稿的記者。1934年，美國出版商希望他寫一本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書，英國報紙（《每日先驅報》）對這個題材也有興趣，建議資助斯諾作一次旅行，以獲得「關於紅色中國的真相」。1936年7月，在宋慶齡的幫助下，斯諾由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化名王牧師）帶領秘密進入陝北紅區。當時中共中央帶領紅一方面軍完成長征後，正處於極度困難的時期。紅軍受到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和封鎖，生活極端貧困。斯諾進入紅區採訪，毛澤東認為這是向外界宣傳紅軍的好機會。8月5日，毛澤東與楊尚昆聯名致函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幹部，號召大家撰寫回憶錄。「由那洋人帶出去印售，用來募捐。」短短兩個月內，紅軍總政治部就徵集到了約200篇作品。斯諾在1936年10月離開陝北時，「帶著一打日記和筆記本，30卷照片，還有好幾磅重的紅軍雜誌、報紙和文件。」這裡就有《紅軍長征記》的部分原稿。

可見，毛澤東歡迎斯諾的到來，首先是為紅軍的生存考慮。他希望斯諾客觀公正地報道這些被國民黨稱為「共匪」的人，使外界同情紅軍，幫助紅軍。紅軍長征的故事就是這樣流傳出去的。但毛澤東並沒有請斯諾為自己作傳的想法。斯諾採訪過程中，紅軍和中國革命的傳奇故事使他感到新奇，興奮不已。那麼領導這些紅軍創造奇跡的領袖又是甚麼人呢？他希望毛澤東講述他本人的故事。在斯諾一再要求下，毛澤東終於答應了。於是，毛同斯諾談了十幾個晚上。當年擔任翻譯的吳黎平回憶：「毛澤東同志的態度是那麼平易近人，談話又是那樣生動活潑，逸趣橫生，久久不倦。斯諾常說這是他生平經歷過的最可寶貴的談話。談話一般都談到夜間兩點來鐘。談話時斯諾作了詳細筆記。」

毛澤東按照斯諾的問題，憑記憶而談。斯諾按吳黎平的口譯作了筆記。根據這些資料，斯諾寫成了《毛澤東自傳》，發表在英文的《密勒氏評論報》、《美亞》雜誌上。因為它的發表早於《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又譯為《紅星照耀中國》，後同），所以譯本很多。1937年9月延安文明書局出版、張宗漢的譯本為國內現存最早版本。1937年11月上海黎明書局出版的汪衡譯本，流傳最廣。

斯諾在寫作時曾要妻子把毛澤東的生平材料壓縮一下，準備用第三人稱重寫其中某些部分。海倫·斯諾當即提出異議：「這可是經典著作，是無價之作。」她認為應當用毛澤東的原話，直接用第一人稱寫作。斯諾採納了妻子的建議。因此，《毛澤東自傳》以其原始性和真實性，一發表就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視。

從內容看，《毛澤東自傳》的記述比較簡單。毛澤東自述他從一個農民的孩子，追求知識和真理，來到長沙求學。從一個愛國青年尋找新思想，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從國共合作走向獨立進行武裝鬥爭。他的每一步成長，都緊密地與中國革命的發展聯繫在一起。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天生的領袖，而是在曲折的經歷中逐漸成熟起來。正如

他自己在 1962 年說過的：「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樣革法，革些甚麼，那些先革，那些後革，那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歷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志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毛澤東正是本著這樣的精神來敘述自己的革命經歷的。

斯諾忠實地記錄了毛澤東的自述，展現了一個平凡而偉大的革命者形象。延安版的翻譯者張宗漢在「後記」中寫道：「真的，毛澤東先生，所言所行，都是很平凡的，例如：革命不愛錢，作大事不作大官，像這類的話，一般人喊得震天響亮，但革命牌子掛不上幾天，竟作了大官，發了大財了，而沒聽得說毛先生是怎樣發財的。他是布衣一身，窮得磅硬，只有他與士卒共甘苦，他為人民謀幸福，所以才得到人民的愛戴和擁護。」這是讀者的感受，也是《毛澤東自傳》的成功之處。

《毛澤東自傳》首次向國統區讀者展示了共產黨人的真實面目和思想，引起各方的關注。各種版本不斷出現。1938 年斯諾著《西行漫記》出版，《毛澤東自傳》作為其中一章，改名為「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文字更為簡略、扎實。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自傳》在各解放區再版發行，版本多達十幾個。

建國後，因為中共中央有不祝壽，不以領導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的規定（意在少宣揚個人），《毛澤東自傳》這樣的作品就不宜公開發行

了。「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又把這本書找出來，以《毛主席的回憶》為書名翻印了《毛澤東自傳》。大多數為油印本，流傳廣泛。這種「抄本」不僅對研究毛澤東早年革命生活具有較高參考價值，而且為「紅色經典」的出版發行留下了佳話。

「文革」結束後，考慮到早期的《毛澤東自傳》版本多，翻譯水平參差不齊。吳黎平將斯諾當年在《美亞》雜誌上發表的英文文本找來，重新翻印並加以修訂，以《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為名，由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這是《毛澤東自傳》最準確的譯本。

1942年延安整風到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逐漸確立，毛澤東思想成為統一全黨的指導思想。在這期間，中共中央有意識地宣傳毛澤東，建立他的威望。黨內一些專家學者撰寫的毛澤東的傳記和研究著作，也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出版發行。傳記類作品當推蕭三的《毛澤東同志的青年時代》。

蕭三原名蕭子嶂，蕭子昇（瑜）之弟。兄弟二人先後就讀湘鄉東山學堂、長沙湖南第一師範，與毛澤東同學。毛澤東與斯諾回憶早年讀書的往事時說：「許多闊學生因此看不起我，因為我平常總是穿一身破舊的衫褲。可是在他們當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別有兩個人是我的好同志。」就是指蕭氏兄弟。

1939年蕭三從蘇聯回到延安。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蕭三在幹部大會上講述毛澤東的生平事跡，引起聽眾的極大興趣。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鄭重囑咐蕭三：「寫一本毛主席傳，以慶祝他的50大壽。」但毛澤東不同意宣傳他個人，不肯做壽，寫傳記的事情拖了下來。蕭三採訪了延安的許多老同志，搜集了大量的素材。1944年7月1日，蕭三在《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文。

當時，蕭三準備寫完整的毛澤東傳記。但毛澤東幾次傳話，讓蕭三多寫

群眾，少寫他個人。1945年在延安棗園春節聯歡會上，朱德向毛澤東提議，讓在延安學習的高級幹部寫出各個解放區的緣起、略史，毛澤東極為贊成。蕭三在旁插言說：「那就好了！省得我一個人跳來跳去。」毛澤東聽了，盯著蕭三說：「那你還是有心人喏！」停一會兒又說：「那你就搞下去吧。」

1946年張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月刊第1號，發表了蕭三的《毛澤東同志傳略》。同年7月1日《晉察冀日報》整版刊發了蕭三的《大革命時代的毛澤東同志》。華北解放區出版的《時代青年》發表了蕭三寫的《毛澤東同志的兒童時代》、《毛澤東同志的青年時代》。在此之後，各解放區書店紛紛出版了單行本。版本多達十幾個，名稱也不相同。這些版本需要統一，1949年春，蕭三修訂了《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經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審查批准，同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這是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第一本毛澤東傳記。

這本毛澤東早期生活的傳記，最初的版本是生動真實的。有些情節是他們兩人之間的交往，具有第一手的價值。書中有個故事：

在東山學堂裡，有一次也是黃昏時，遊戲完了，到了上自修的時間，搖鈴了，一群小學生經過操場蜂擁而入自修室去。一個同學和毛澤東同志一起也向著學校第二道大門走，他看見那個小朋友手裡有本書。

——你那是甚麼書？

——《世界英雄豪傑傳》。

——借給我讀一讀……

過了幾天，他很客氣的，像犯了錯誤似地還書給那個小朋友：

——對不住，我把書弄髒了！

那個同學打開一看，整冊書都用墨筆打了許多圈點，圈得最密的是華盛頓，拿破崙，彼得大帝，迦德鄰女皇，惠靈吞，格蘭斯頓，盧梭，孟德斯鳩和林肯那些人的傳記。

這個同學就是蕭三本人。毛澤東讀了這本偉人傳記，深受感動，自己也立志要把救國救民作為自己崇高的責任，可見那本書對毛澤東影響之深。

1954年蕭三在已有版本的基礎上，修訂改寫了《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1979年蕭三又修訂了1954年的版本，1980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重版。重修的版本內容更加嚴謹，文字更為圓熟。毛澤東已經是神聖的偶像，這就使1949年版的那些自然樸實的情節，不自然地拔高和神聖化了。我們從一個故事來看其中的變化：

也是姓毛的一個鄰人，把自己的豬賣給了澤東同志的父親。說好了價，也交了些錢，但是沒有立即趕豬回家。過了十來天，豬價又漲了，父親叫澤東同志把豬趕回來。澤東同志到了鄰家，鄰人說：「豬價漲了；我又餵了十多天，現在我是不賣了。」澤東同志說：「是呀！你又餵了十多天，還是說好了那些錢，你當然不賣了。」澤東同志空手回到家裡……。

1980年版修訂為：

也是姓毛的一個鄰居，老婦人，把自己的豬賣給了澤東同志的父親。說好了價，也交了定錢，但是沒有趕豬回家。過了六七天，豬價也漲了，父親叫澤東同志把豬趕回來。澤東同志到了鄰家，那老婦人正在抽聲歎氣，埋怨自己的運氣不好，因為把豬賣早了。她又說：「有錢的人損失這幾元錢不要緊，窮苦人少兩塊錢就是一個大缺空呵。如今也沒有辦法，既已賣了，又放了定錢，你就趕去好了。」澤東同志聽了這些話，想了一番，就對她說：「是呀！你又餵了六天，還是說好了的那些錢，你當然不賣了。」澤東同志只拿了鄰人退還的那一元定錢，回到家裡。

原來的版本簡單情節，表現毛澤東是個善良、純樸的孩子。現在經過修訂，毛澤東變成了從小就會關心窮人利益、考慮問題周全的早熟兒童。究竟哪個版本更為真實，讀者自有分辨。

新中國建立後，思想輿論需要統一。宣傳中共的歷史和毛澤東的生平，是一項很嚴肅的工作。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喬木署名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這篇文章經過劉少奇等領導人的修改，毛澤東定稿，實際上是中共中央正式發表的簡明黨史。此後，全國黨史界的口徑，都遵循於此。毛澤東的傳記除了蕭三的《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李銳的《毛澤東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動》等少數作品，多數都是回憶錄和毛澤東活動的報道。50年代後期開始，對毛澤東的崇拜和溢美之詞也越來越多。

在海外，由於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新中國的敵對立場和封鎖，很少有嚴肅的毛澤東傳記問世。但是1959年美國出版的蕭瑜著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毛澤東和我的乞丐生涯》），引起了較大的轟動。

蕭瑜，字子昇，蕭三的哥哥，毛澤東早年的同學和朋友。曾經一同懷著救國之志，縱論天下大事，尋求強國之路。1917年暑假，蕭瑜和毛澤東一起化裝成「乞丐」，身無分文，步行千里，考察了長沙、寧鄉、安化、益陽和沅江五縣，深入社會底層，廣泛接觸各階層人士。這次社會調查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也是他後來重視社會調查和實事求是作風的一個起源。這段不尋常的經歷也使蕭瑜終生難忘，用5萬字的篇幅詳細敘述考察的全過程。其實文人「行乞」是當時湖南的一種社會風氣。蕭三在《毛澤東同志的青年時代》中這樣說：「一個夏天，毛澤東同志利用暑假期間，遊歷湖南各縣。身邊一個錢也不帶，走遍了許多地方。遇到政府機關、學校、商家，他們就作一副對聯送去；然後人們給他吃飯，或打發幾個錢，天黑了就留他住宿。這在舊社會叫做『遊學』。——沒有出路的『讀書人』，又不

肯從事體力勞動生產，就靠寫字作對聯送人，『打秋風』以糊口。毛澤東同志卻用這個辦法來遊歷鄉土，考察農民生活，了解各處風俗習慣——這是他這個舉動的現實主義的一面。」

在長沙的幾年間，毛澤東與蕭瑜交往密切，在《毛澤東早期文稿》中，保存了 1915—1916 年間毛澤東給蕭的 11 封信。信中很少談及私事，而是討論學問、修身、道德、社會等一系列問題。正是這種求真知的共同理想，使他們創辦了「新民學會」這個湖南早期革命組織。隨著形勢的發展，新民學會的會員中產生了兩條道路：以毛澤東、蔡和森等人為代表，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上了無產階級革命道路，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先驅。而蕭瑜信奉無政府主義和資產階級革命，最終與毛澤東分道揚鑣。

蕭瑜作為當事人寫的回憶錄，對研究早年毛澤東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例如蕭瑜留法回國後，與毛澤東作最後的長談。毛澤東闡述了他信仰馬克思主義，主張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蕭則主張走蒲魯東主義的道路，導致他們最後的分手。反映了毛澤東從一個愛國青年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者的過程。書中寫毛澤東對知識的渴求，對國家和社會前途的關注，對封建禮教的反抗，性格的豁達奔放，都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是書中也有明顯的不實之詞。例如在蕭瑜筆下，毛澤東表現得像一個追隨者，大事都是蕭瑜作決斷。當他們討論問題時，蕭瑜的滔滔不絕常使毛澤東沒有話說。這顯然不能讓人相信。此外，書中還有一些情節屬於對毛澤東的人身攻擊和醜化。例如寫毛澤東對當皇帝的嚮往，感情的冷酷等等。這可能出於兩個原因：一是毛澤東與斯諾談話中對蕭瑜評價不好，三十年代轟動一時的「故宮盜寶案」，蕭瑜也連帶作為被告之一，上了法庭。這個案子斷送了蕭瑜的聲譽，使他在國內無法立足，流亡海外。毛澤東與斯諾談過此事，《西行漫記》蕭瑜想必也讀過。出於個人的恩怨，他在回憶錄中對毛的醜化也就不足為奇。

第二，蕭瑜寫回憶錄的時代，正值全球處於「冷戰」時期。在西方那種反共的氛圍中，蕭瑜如果寫一本頌揚毛澤東的書，是不可能出版的。雖有上述的問題，但這本回憶錄依然具有參考價值。他筆下的毛澤東，是個有理想、刻苦學習，勇於實踐的青年。我們重新整理這本書，相信讀者會有所收穫。

前幾年，《毛澤東自傳》等早期傳記曾被多家出版社整理出版，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有的學者不以為然，認為毛澤東的早期傳記不成熟，有很多錯誤。不如去讀《西行漫記》。我認為，歷史的形成有個過程。從早期的史料到經過史家的整理編撰，成為正史。但是不能因為有了正史，就把原始史料棄之不理。相反，原始史料中有很多真實樸素的成份，在修正史時為尊者諱，被刪除了。如果你了解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這些早期的素材還是很有價值。恰如一塊璞玉，雖有瑕疵，但卻天然，這就是我們整理早期毛澤東傳記的初衷。2012年，我曾將搜集的有關毛澤東早期傳記和回憶的著作和文章整理成《早年毛澤東》一書，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現在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有意再版，選擇其中的《毛澤東自傳》、《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和《毛澤東和我的乞丐生涯》三本書。這對於海外讀者了解毛澤東的真實歷史，是有益處的。

2017年10月於上海交通大學

目 錄

毛澤東自傳

(埃德加·斯諾著、張宗漢譯)

第一章 少年時代	3
第二章 動亂中的中年時代	12
第三章 共黨的展開	25
第四章 超人的忠勇和忍耐心	34
附 錄 毛澤東夫人賀子珍女士小傳 等	42
譯後記 毛澤東到底是個怎樣人？	49

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

(蕭三著)

毛澤東同志的兒童時代	55
農家子	55
六歲就開始勞動	56
一位賢良的母親	57

一個誠實的孩子	58
從小就好學	58
從小就和被壓迫者在一道	61
但他是倔強的	63
年十四五而志於救國	66
毛澤東同志的青年時代	70
一 捲入辛亥革命運動的漩渦	70
他的第一次政治行動	70
幹革命——當兵去！	71
開始贊成社會主義	74
二 他是怎樣刻苦自學的	76
漂泊在長沙城	76
要求學還是靠自修	77
學習抓住中心	79
學問，學問，好學要好問	81
日浴、風浴、雨浴及其他	82
遊學	84
政治頭腦，善於分析、總結、概括的頭腦	85
三 初步的社會活動	86
組織家的天才	86

學生自治會	88
第一次「搞軍事」和反軍閥運動	89
湖南革命運動的核心組織——新民學會	91
四 站在新文化運動的前哨	94
新文化運動開展在湖南	94
組織留法勤工儉學，但自己不出國	96
在北平	98
開始了大規模的革命活動	99
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	105
組織！組織！鬥爭！鬥爭！	106
找到了、具備著和工人接近的言語	109
可紀念的「七一」和「三十節」	111
鬥爭是不簡單，不容易的	113
湖南工人運動中的幾個片斷	116

毛澤東和我的乞丐生涯

(蕭瑜著)

第一章 湖南——英雄與強盜之域	127
第二章 毛澤東度過其童年時代的田園	129

第三章	毛澤東為求學而奮鬥	132
第四章	到學堂的路上	135
第五章	到了東山學堂	141
第六章	到長沙去	147
第七章	我們第一次談話	152
第八章	第一師範「孔夫子」	155
第九章	許配毛澤東的楊開慧	159
第十章	我們的朋友蔡和森	162
第十一章	楊度	168
第十二章	妙高峰上竟夕談	172
第十三章	新民學會：中國共產主義的胚胎	177
第十四章	學校放暑假了	181
第十五章	修業學校和楚怡學校	185
第十六章	「叫化」生活	192
第十七章	乞丐出發了	197
第十八章	克服第一道難關	200
第十九章	第二道難關：飢餓	205
第二十章	何鬍子的家	212
第二十一章	從何家農場到寧鄉縣城	217

第二十二章	滄山之行	222
第二十三章	滄山的寺院	229
第二十四章	到安化途中	233
第二十五章	沙灘上的一夜	237
第二十六章	離開沙灘之後	242
第二十七章	安化縣城中的困厄	246
第二十八章	到益陽縣城的路上	250
第二十九章	到了益陽縣城	254
第三十章	沅江泛洪	261
第三十一章	返回長沙	267
第三十二章	留學運動的發起	271
第三十三章	「勤工儉學」運動	275
第三十四章	毛澤東留在北京	279
第三十五章	中共在法國的萌芽	284
第三十六章	森林群英會	290
第三十七章	長沙長敘	294
第三十八章	一連串的問題	296
第三十九章	中國共產黨之誕生	302
第四十章	最後的聯繫	307

第一章 少年時代

我於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湘潭縣韶山沖鄉。我的父親是一個貧農，當他年青的時候，因負債纍纍，便去投軍。他當了一年多的兵。後來他回到我生長的鄉村裡，由於拚命的節省，他靠著做小生意和其他事業賺了一點錢，便設法買回了他的土地。^[1]

這時，我家已有了十五畝田，成為中農了。在這些田中，每年大約可以收穫六十擔穀。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費三十五擔，這樣，每年可以多餘二十五擔。靠了這個剩餘，父親積聚了一點資本，不久又買了七畝田，使我家升到「富」農的地位。這時，我們可以每年在田裡收穫八十四擔穀。^[2]

當我十歲，我家只有十五畝田的時候，一家五口是：祖父，父親，母親，弟弟和我自己。在我們增加了七畝田之後，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個小弟弟。不過我們每年仍有四十五擔穀的剩餘，因此，我家一步步興旺起來了。

[1] 毛澤東的父親毛貽昌（1870—1920），字順生。早期毛澤東傳記中記載其父多以字行。

[2] 吳黎平注：「這裡毛澤東同志說他父親成份是富農，韶山的同志說解放後他們對毛澤東同志家的成份定為中農。我想這兩種說法沒有矛盾。問題是時間相隔四、五十年，毛澤東同志家庭的經濟情況變了。按毛澤東同志對斯諾所談情況，他的父親，可以說是富農成份，我清楚記得他說的是『富農』，我譯為『Rich Peasant』。談了之後，斯諾照此寫成文字，黃華同志譯成中文給毛澤東同志審查時，他也未改動。韶山的同志把毛澤東同志家裡的成份定為中農，當然是根據臨解放時的情況。」（《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 頁。）另據李湘文著《毛澤東家世》：1950 年韶山農村劃分階級成份，鄉農會曾寫信給毛澤東，毛委託兒子毛岸青轉達口信，家庭成份可劃為富農。（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6 頁。）

這時，父親還是一個中農，他開始做販賣糧食的生意，並賺了一點錢。在他成為「富」農之後，他大部分時間多半花在這個生意上。他雇了一個長工並把自己的兒子和妻子都放在田裡做工。我在六歲時便開始做耕種的工作了。父親的生意並不是開店營業的。他不過把貧農的穀購買過來，運到城市商人那裡，以較高的價格出賣。在冬天磨米的時候，他另雇一個短工在家裡工作，所以在那時他要養活七口。我家吃得很節省，但總是吃飽的。

我八歲起，就在本鄉的一個小學校裡讀書，一直到十三歲時候。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裡作工。白天就讀《四書》。我的塾師管教甚嚴。^[1]他很嚴厲，時常責打學生，因此，我在十三歲時，便從校中逃出。逃出以後，我不敢回家，恐怕捱打，於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為那個城是在一個山谷的裡面。我飄流了三天之後，家裡才找到了我。這時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過繞來繞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過距家約八里。

但，回家之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點。父親比較能體諒我了，而塾師也較前來得溫和。我這次反抗行為的結果，給我的印象極深。這是我第一次成功的「罷工」。

我剛認識幾個字的時候，父親就開始要我記家賬了。他要我學習打算盤。因為父親一定要我這樣做，我開始在晚間計算賬目。他是一個很兇的監工。他最恨我的懶惰，如果沒有賬記，他便要我到田間做工。他的脾氣很壞，時常責打我和我的弟弟們。他一個錢也不給我們，給我們吃最粗礪的東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總給工人們吃雞蛋和白米飯，但很少給過肉。對於我，既沒有蛋也沒有肉。

[1] 毛澤東的私塾老師即其堂兄毛宇居。私塾在韶山井灣里。毛宇居後來曾負責編修毛氏族譜，建國後任湖南省文史館館員，1964年去世，享年83歲。

我的母親是一個慈祥的婦人，慷慨而仁愛，不論甚麼都肯施捨。^[1]她很憐惜窮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給那些跑來乞討的人。不過在父親的面前，她就不能這樣做了。他不贊成做好事。家中因了這個問題吵鬧時常。

我家有「兩個黨」。一個是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是我、我的母親和弟弟所組成的，有時甚至工人也在內。不過，在反對黨的「聯合戰線」之中，意見並不一致。母親主張一種間接進攻的政策。她不贊成任何情感作用的顯示，和公開反抗執政黨的企圖。她說這不合乎中國的道理。

但當我十三歲時，我找到了一種有力的理由和父親辯論，我引據經典，站在父親自己的立場上和他辯論。父親常喜責我不孝和懶惰。我則引用經書上的話來和他相對，說為上的應該慈愛。至於說我的懶惰，我的辯解是大人應較年青的人多做工作，而父親的年紀既然比我大上三倍，他應該做更多的工作。並且我說我到了他那樣大的時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這個老人繼續「積聚財物」，在那個小村裡可以說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買田，但是他向別人押來很多的田。他的資本增加了二三千元。

我的不滿增加起來了。辯證的鬥爭在我們的家庭中不斷地發展著。（在說明的時候毛很幽默地引用這些政治術語，他一面笑一面追述這些事件——史諾。）有一件事，我特別地記得。當我在十三歲左右時，有一天我的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中來。在他們的面前，我們兩人發生了爭執。父親當眾罵我，說我懶惰無用。這使我大發其火。我咒罵他，離開了家。我的母親在後面追我，惡勸我回去。我的父親也追我，同時罵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個池塘的旁邊，對他威脅，如果他再走近一點，我便

[1] 毛澤東的母親文素勤（1867—1919）。排行第七，小名文七妹。早期毛澤東傳記中多稱其為文其美，係音誤。

跳下去。在這個情形之下，雙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內戰，我的父親一定要我賠不是，並且要磕頭賠禮，我同意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屈膝一下跪。這樣結束了這場戰事。從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當我以公開反抗來保衛我的權利時，我的父親就客氣一點，當我怯懦屈服時，他罵打得更厲害。

回想到這一點，我以為我父親的死硬派結果使他失敗。我漸漸地仇恨他了，我們成立了一個真正的聯合戰線來反對他。這對於我也許很有益處，這使我盡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記賬，讓他沒有把柄來批評我。

我的父親讀過兩年書，能夠記賬，我的母親則完全不識字。兩人都出身農家。我是家庭中的「學者」。我熟讀經書，但我不歡喜那些東西。我所歡喜讀的是中國古代的羅曼史，尤其是關於造反的故事。在我年青時，我不顧教師的告誡，讀了《岳飛傳》、《水滸傳》、《反唐》^[1]、《三國》和《西遊記》等書，而教師則深惡這些不正經的書，說它是害人的。我總是在學校裡讀這些書的，當教師走過面前時，就用一本經書來掩蓋著。我的同學大多都是如此。我們讀了許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夠背誦出來，並且一再地談論它們。關於這類故事，我們較本村的老年人還知道得多，他們也歡喜故事，我們便交換地講聽。我想我深受這些書的影響，在那種易受感動的年齡時讀它們。

最後我在十三歲離開小學，開始在田中做長時間的工作，幫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著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親記賬。然而我還繼續求學，找到甚麼書便讀，除了經書以外。這使要我讀經書的父親十分生氣，尤其是當他因對方在中國舊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適當的經書而使他官司打

[1] 《西行漫記》中，譯者將《岳飛傳》譯為《精忠傳》，即清人錢彩著《說岳全傳》，全名為《精忠演義說本岳王全傳》。《反唐》譯為《隋唐》，即清人褚人獲著《隋唐演義》。（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08頁。）

敗以後。在深夜，我常把我的窗門遮蓋起來，所以我的父親看不見燈光。我這樣讀了一本我很歡喜的書，叫做《盛世危言》。^[1]該書的作者們都是主張改革的老學者，他們以為中國積弱的原因是由於缺少西洋的工具：鐵器、電話、電報、輪船等，想將它們介紹到中國來。我的父親認為讀這一類的書是浪費時間的。他要我讀可以助他打贏官司的如同經書那類的實際東西！

我繼續讀中國文學中的舊羅曼小說。有一天，我在這些故事中偶然發現一件特殊的事，即這些故事中沒有耕種田地的鄉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學者，從未有過一個農民英雄。這件事使我奇怪了兩年，以後我便進行分析這些故事的內容。我發現這些故事都是讚美人民的統治者的武士，他們用不著在土地上工作，因為他們佔有土地，顯然是叫農民替他們工作。

在少年與中年時期，我的父親在宗教上是一個懷疑主義者，但母親則篤信神佛。她給與她的孩子們以宗教教育，我們都因父親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而感覺難過。九歲的時候，我便板起面孔討論我的父親對母親欠缺禮貌的問題了。自那個時候以及以後，我們都想了許多辦法來改變他的心，但沒有效果。他只是責罵我們。因為他向我們進攻得太厲害了，我們退而想新的計劃。但他無論如何不與神佛發生關係。

我的讀書漸漸地影響我，我自己愈來愈懷疑。我的母親注意到我這一點，因為我們於信仰鬼神的漠不關心而責備我，但我的父親則不說甚麼。有一天他出去收賬，在路上遇見一隻老虎。老虎因不及提防而馬上驚逃，我的父親卻格外地害怕，後來他回想老虎神秘的逃走，感覺很奇怪。他開始想他是不是沒有開罪菩薩。自那時候起，他對於菩薩比較恭

[1] 鄭觀應著，1893年出版。書中的主張和政治觀點曾對戊戌變法起到先導作用。

敬起來，有時他偶然燒香。但是當我在另一意義上墮落的程度增高時，這位老人並不管。他只有在困難的時候才向神禱告。

《盛世危言》繼續動引我求學的慾望。我開始厭恨我在田裡的工作。這自然是我的父親所反對的。我們發生爭執，最後我脫離家庭。我到一個失業的法律學生家裡去，在那裡讀了半年書。以後，我在一位老學究面前攻讀經書，又讀了許多時事文章和其他的書。

在這時候，湖南發生一個影響我的整個人生的事件。在我們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們一班學生看見從長沙回來的許多豆商。我們問他們何以大家都離開長沙。他們說是城中發生了一個大叛變，並告訴我們這回事。

那年有一個大饑荒，在長沙有好多萬人沒有東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舉了一個代表團見巡撫，請求救濟，但他傲慢地回答他們：「你們為甚麼沒有糧食？城裡多得很，我向來沒有缺少過。」當他們聽到巡撫的回答，他們都很發怒。他們召集民眾大會，舉行了一次示威運動。他們進攻滿清衙門，砍下作為衙門象徵的旗杆，並驅走巡撫。以後，那布政使騎著馬出來，告訴老百姓，政府要設法救濟他們。他說出這話顯然是誠懇的，但皇帝（或許是慈禧太后吧）不歡喜他，責備他與「暴徒」發生密切關係。他被撤職。一個新巡撫來了，馬上下令通緝叛黨的領袖。他們中許多人被砍頭，他們的頭懸掛在柱子上，以警告來日的「叛徒」。^[1]

這件事，我們在私塾裡討論了數日之久。它給予我一個深刻的印象。許多學生都同情「造反的傢伙」，但只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他們不認識

[1] 吳黎平注：「這裡說的一九一〇年的長沙搶米風潮的具體情節和事實有些出入。飢民群眾攻打巡撫衙門時，湖南巡撫岑春煇為群眾的勢力嚇倒，把巡撫的職務交給了湖南布政使莊廣良。莊在未上台時表示同情群眾，所以曾受到群眾的歡迎，但是他在當上了代理巡撫後立即反過臉來，嚴厲地鎮壓群眾。群眾風潮繼續發展，清朝政府下令把岑、莊二人都撤職，另調官員擔任湖南巡撫。」（《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 頁。）

這對於他們的人生有甚麼關係。他們不過把這事當作一個刺激的事件，感覺興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記它。我感覺得這些叛徒都是與我的家人一樣，於是我深恨這樣對待他們是太不公平了。

此後不久，哥老會的會員和一個地主發生衝突。他在法庭上控告他們，因為他是一個很有勢力的地主，容易促成一個於他有利的判決。哥老會會員失敗了。但是他們並不屈服，他們向這個地主和政府反抗，他們退到一個山上去，在那裡他們建築了他們的要塞。官兵被派去打他們，那地主說出一個謠言，說他們揭竿造反的時候，殺死了一個孩童。叛徒的領袖叫做「磨刀石彭」。叛徒最後戰敗，彭被迫逃亡。結果也被捕砍頭。而在我們這般學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為大家都對造反表示同情。^[1]

第二年，新穀還沒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時候，我們一村缺少糧食。窮人向富戶要求幫助，他們發動一個「吃米不給錢」的運動。我的父親是一個米商，將許多米由我們的一村運到城中去，雖然本村糧食缺少。他有一船米被窮人劫去了，他怒髮衝冠。我對他不表同情。同時，我想村人的方法也是錯誤的。

這個時候對我另有一個影響，即某一個小學校有一個「激烈」的教員。他所以激烈，因為他反對神佛，想把神佛消取。他教人民把廟宇改為學校。他成為一個被大家議論的人。我欽慕他，並與他的意見相同。

這些事件相連地發生，給予一個已經反叛的青年頭腦以一個永久的印象。在這個時期，我起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識，尤其是我讀了一個談到瓜分中國的小冊子。我甚至現在還能記得這小冊的開頭第一句：「嗚呼，中國將亡矣！」他講到日本的佔領高麗與台灣，中國的失去安南、緬甸等。我讀了這本書之後，我為我的祖國的將來擔心，起始認識大家都有

[1] 《西行漫記》中稱其為「彭鐵匠」。

救國的責任。

我的父親想要我在一個與他有關係的錢店做學徒。最初我不反對，以為這也許很有趣的。但大約在這個時候，我聽到一個有趣的新學校。於是不顧我的父親反對，立志進那個學校。這學校是在我外公的縣城裡。^[1]我的一個老表是那裡的一個學生，他告訴了我這個新「近代」學校的變遷情形。那裡經書是不大被注意的，西方的「新知識」教授得很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進」的。

我與我的老表進那學校，註了冊。我自稱為湘鄉人，因為我知道那學校只收湘鄉籍的學生。但後來我發現各地人都可以進，我才把我的真籍貫說出來。我付了十四吊銅板，以作我五個月的膳宿費以及我讀書需要的各物件之用。我的父親因他的朋友勸他說這個「高等」教育可以增加我的賺錢本領，最後讓我入學。這是我第一次遠離家鄉，離家有五十里。我是十六歲了。

在這個新學校，我能夠讀自然科學和新西學課程。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員中的一位是日本留學生，他戴上一個假辮子。假辮是很容易看出來的，每個人笑他，稱他是「假洋鬼子」。

我以前沒有看見過那麼許多兒童在一起。他們大多為地主的兒子，穿著奢侈的衣服；很少農民能夠將他們的子弟送到那樣的一個學校。我穿得比旁的學生都整腳。我只有一套清潔的襖褲。長袍學生不穿，只是教員穿，除了「洋鬼子們」以外，沒有人穿西裝。許多有錢的學生都輕視我，因為平常我穿破爛的襖褲。但在他們中我有朋友兩個，而且是我的好同志。這二人中之一現在是個作家，住在蘇聯。^[2]

因為我不是湘鄉人，又不為人所喜。做一個湘鄉人是很重要的。湘

[1] 即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堂。

[2] 即蕭子暉（蕭三）。

鄉分為上區、中區、與下區，上區的學生與下區的學生常常打架，完全是因為鄉土觀念。雙方好像是要你死我活似的。在這戰爭中我採取中立地位，因為我不是那一區的人。結果三地份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覺得不舒服。

我在這學校裡有很大的進步，教員都歡喜我，尤其是教經書的，因為我古文作得不錯。然而我志不在經書，我讀我的老表給我的關於康有為改革運動的兩本書。一本是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這兩本書我讀而又讀，一直等到我能背誦。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我很感激我的老表。^[1]

許多學生不歡喜假洋鬼子，因為他的假辮，但我歡喜聽他談到日本。他教音樂和英文。有一個歌是日本歌，叫做《黃海之戰》。我記到當中幾句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鶯跳舞，
春天的綠色田野何等地可愛。
石榴花紅，楊柳葉青，
正是一幅新鮮的圖畫。^[2]

我在那個時候，我感覺日本的美，她戰勝俄國，我感覺到她值得驕傲，她很有能力。我沒有想到還有一個野蠻的日本——我們今日所知道的日本。

這一切是我從假洋鬼子那裡學到的。

我又記到在這個時候新皇宣統已統治了兩年了。而我才最初聽到皇

[1] 即表兄文運昌（1884—1961），當時是湘鄉縣立師範學校的學生。

[2] 斯諾注：「這首歌唱的顯然是日俄戰爭終了，締結樸茨茅斯條約之後日本歡慶春節的情況。」（《西行漫記》，三聯書店 1979 年版，第 114 頁。）

帝與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時我還沒有成為一個反君主的人。實在地我認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誠實的、良好的、和聰明的人。他們只需要康有為的改革。我因讀中國古代著名君主——堯、舜、秦始皇、漢武帝的史實而為之心醉，讀了許多關於他們的書。我在一篇講到美洲革命的文章裡最初聽到美國，那文裡有這樣一句：「八年之苦戰後，華盛頓勝利而造成其國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傳》的書裡，我又讀到，拿破崙、俄國喀德琳女皇^[1]、彼得大帝、惠靈登^[2]、葛拉德斯吞^[3]、盧梭、孟德斯鳩、及林肯。

我起始想到長沙去，那是大城市，湖南的省會，離我的家一百四十里，我聽到說這城市是很大的，有許許多多的人，許多的學校，巡撫衙門就在那裡。這是一個偉大的地方！這個時候我很想到那裡去，進一個湘鄉人辦的學校。那年冬季我請高小的一位教員介紹我前去。他答應了，我於是走到長沙，十分地興奮，一半由於怕不能進去，幾乎不敢希望真入那個偉大的學校。而使我驚異的，我被錄取了。但是政局轉變得很快，我在那裡只讀了半年。

第二章 動亂中的中年時代

當我在長沙的中學讀書時，我第一次讀到報紙，報名《民力》^[4]，是民族主義派的革命的報紙，裡面有反抗滿清的廣州起義及在湘人領導下

[1] 即俄國沙皇葉卡德琳娜二世。

[2] 即英國威靈頓公爵（1769—1852），滑鐵盧戰役中擊敗拿破崙的聯軍統帥。

[3] 即格萊斯頓（1809—1898），19世紀後期英國首相，在任期間先後佔領阿富汗和埃及。

[4] 即同盟會創辦的《民立報》。

七十二烈士就難的情形^[1]。我讀了以後，極為感動，同時看到了《民力》裡面充滿了刺激的材料，同時我也知道了孫中山和同盟會的會綱。這時長沙正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動異常，就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牆壁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可是有點糊裡糊塗。我還沒有放棄對於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們和新領袖的區別。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張應將孫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總統，並以康有為任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其時「反對外資」建築川漢鐵路的運動開始，成立議會的要求也普遍地展開，但結果皇帝只是下詔組織咨議會。於是同學們越來越激動了。他們以反對留辮的方法來表示他們反滿的情緒。我和一個朋友毅然剪去辮髮，但答應跟著剪的一般人卻不履行他們的諾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擊他們，並強力剪去他們的髮辮，結果有十個人做了我們剪刀下的犧牲。這樣，在短期內，我從嘲笑假洋鬼子的假髮辮進步到要求普遍的剪髮了。政治觀念是如何地可以轉變一個人的觀點啊！

關於蓄辮我和一個法律學校的朋友發生爭論，各人執持了相反的理論。這法科學生引用經書上，「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等話來辯論。可是我和反對蓄辮的人們在反滿的政治基礎上造成了相反的理論，使他開口不得。

武漢起義（一九一一年十月）^[2]之後，湖南宣佈戒嚴。政局在急遽地變動。一天有個革命黨^[3]得了校長允許到一個中學裡面作煽動的演講。當場有六七個學生起來聲援他，痛斥滿清並號召大家起來建立民國。每一

[1] 1911年4月27日領導廣州同盟會起義的領導人是長沙人黃興。起義失敗後72烈士被葬於黃花崗。

[2] 即辛亥革命的武昌起義。

[3] 按《西行漫記》第116頁，這個革命黨人是黎元洪屬下的一個官員。此後毛澤東參加了駐長沙的起義新軍，當一名列兵。

毛澤東同志的兒童時代

農家子

湖南省，湘潭縣上七都，青吉鄉，韶山沖有十里路長。在這南國風光、山青水秀的沖裡，有一些稀稀落落的房屋^[1]。住著毛、孫、李、鄒、彭、郭幾姓人，也有少數姓龐、姓蔣與姓鍾的。他們大都是務農為生，忠厚樸實善良的老百姓。

韶山這座山並不高，但是樹木青青很是秀麗。它是南嶽山七十二峰之一。據傳說舜皇帝曾經到過這裡，虞舜的音樂叫「韶樂」，所以虞舜到過的山就叫「韶山」。

韶山沖有「上南岸」和「下南岸」（又叫上下「南院」），在下南岸的前面有一條通湘潭和湘鄉縣城的路（湘潭七都和潭鄉二都四都接界）。上南岸前面是橋頭灣。一條小溪從橋頭灣經過石橋（這裡有小舖子，賣油鹽雜貨豬肉……），彎彎曲曲圍繞著韶山和上下南岸，緩緩地流過去。在這山環水抱的上南岸，有一棟樸素的瓦房，一進兩橫，住著兩家人，一家姓鄒，一家姓毛，當屋正中為界，各住一半。公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清光緒十九年，陰曆癸巳十一月十九日在這所屋子裡誕生了毛澤東同志——今天中國人民英明偉大的領袖、導師，我們的毛主席。

毛主席的父親毛順生公，本是一個貧農。身材高大，晚年蓄有鬍子，

[1] 蕭三原注：「湖南一般的鄉村，不似他省村落之連楣接屋一大片。」

體格和個性都很健強。他自處勤儉，為人精明，善於經管家務。少年時代因負債過多，只好出外當兵。後來回到家鄉，做些小買賣等，克勤克儉，積下了一點錢，就把自己的十五畝田地買回來了。毛家這時五口人：澤東同志的祖父、父親、母親、他自己和弟弟澤民。父親將每年食用的剩餘積成資本，又買了七畝田。祖父去世了，添了弟弟澤覃，還是五口人。現在剩餘更多了，家產漸漸發展起來了，加之父親作些販運穀米和販豬的生意，於是由中農成為了富農。^[1]

六歲就開始勞動

父親順生公用自己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作販運穀米和豬的生意——由本鄉運到湘潭、長沙等大城市去出賣。家裡就雇一個長工耕田。農忙之際，如插秧、耨田、秋收打稻，有時還雇幾個零工。此外許多的事就叫自己妻室和兒子勞動。在冬天磨米忙的時候，又臨時雇一個短工，所以這時候吃飯的便是七個。吃的很節省，但總是夠飽的。

毛澤東同志在六歲的時候，便開始在田地裡勞動了。到十三歲時，他白天要在田裡做一個成年所作的工作，晚上還要幫父親記賬，因為這時候，他已經是全家「最有學問」的人了，即是說識字最多。但他吃的只有糙米飯和蔬菜，逢每月初一、十五，家裡給雇工們吃點雞蛋和魚之類（很少吃肉），他和母親及弟弟是沒有份的。

從小就耕種田地，從小就受了勞動的鍛煉，毛澤東同志所以深深的

[1] 蕭三原注：「照湖南農家的計算，『一身一口，七擔二斗』。因此五口人每年食用需要三十五六擔穀子。每一畝田可收四擔穀子（每擔一百斤），十五畝田可收六十擔，除消費外，可餘二十四五擔。二十二畝田能收八十四擔，除食用外，可餘約五十擔。據說：順生公財產多時不再買田，只給別人進押佃錢或租佃，他取利息，這樣他的資本又增加了二三千元。」

知道中國農民生活的痛苦與要求。毛澤東同志自己就是農民出身。

一位賢良的母親

澤東同志的母親姓文，湘鄉四都唐家坨人，中等身材，方正的面龐，和善的眼睛，是一個具備著溫良恭儉讓五德的女人，她常可憐窮人，肯給人幫助，每逢荒年旱月，她背著丈夫，把米施捨給飢餓的人們。她的賢良在鄉下是有名的，同時她的治家節儉也是有名的。^[1]人們說：毛家外有順生公之經營，內有文氏之節儉，所以建立了可觀的家務。她除撫養兒輩外，要做一般農婦做的一切事情——做飯、拾柴、紡棉、縫補、漿洗……。

澤東同志非常之愛母親，孝母親，對母親是一貫非常溫順，體貼入微的。母親的一切美德，對澤東同志的影響最大、最深。

傳說著兩個這樣的故事：

有一年，秋收時節，農人們把稻穀打了下來，都攤在坪裡曬著。忽然天下起雨來了。大家忙著收穀子。幼年的毛澤東同志且不收自己家裡的穀子，而先幫助一家作佃戶的去收。父親生氣了，澤東同志說：人家家裡很苦，還要還租，損失一點就不得了；我們自己家裡的自然不大要緊些……。

一個冬天，澤東同志離家去學校讀書。路上他遇著一個窮苦的青年，在風雪的冷天裡還只穿著一件單衣，凍得打顫。澤東同志和他談了幾句話之後，就脫下了自己的一件夾衣給了他。及至假期回家，家裡檢查他的衣服時，發現少了一件，質問澤東同志，澤東同志照實的說了出來。

[1] 蕭三原注：「鄉間知道的一些瑣事，例如過年時家裡殺了一口豬，母親將豬血作湯待客。裡面放些南粉條，可以吃到正月底二月初。」

一個誠實的孩子

毛澤東同志從小就很忠厚誠實，從小作事就很踏實。他父親叫他和他弟弟去收田裡的拖泥豆。弟弟調皮，選豆子長得稀的地方撿。豆稀，撿起來容易些，面積也寬些。澤東同志卻不圖鋪張表面，而踏踏實實地作。他撿那塊長得密密的地方，老老實實，一顆一顆地摘撿。這樣時間要花得多，但面積卻比較小。父親來了，隨便一看，竟稱讚弟弟而責備哥哥，但澤東同志不以為意。

也是姓毛的一個鄰人，把自己的豬賣給了澤東同志的父親。說好了價，也交了些錢，但是沒有立即趕豬回家。過了十來天，豬價又漲了，父親叫澤東同志把豬趕回來。澤東同志到了鄰家，鄰人說：「豬價漲了；我又餵了十多天，現在我是不賣了。」澤東同志說：「是呀！你又餵了十多天，還是說好了那些錢，你當然不賣了。」澤東同志空手回到家裡……。

韶山沖的人們到現在還都傳說著這些故事。「潤之（毛澤東同志的號）先生從小就是很講禮性（講理）的」——他們說。

從小就好學

毛澤東同志八歲時開始念書，一直到十三歲才離開那個私塾。當時私塾裡所教的經書，對於兒童是枯燥無味到了極點的。那時的教授法，也是大家所知道的：死記背誦，但是書裡面說的是甚麼，先生並不講，講也不易講得清楚，小學生們大都是莫明其妙，有的完全不懂，有的似乎可懂。只有在許多時間之後，理解力發達了才漸漸懂得，懂得了，那是相當有味的。澤東同志直到現在作報告及演說時，常常幽默地引孔子孟子四書五經上的話。那是用新的觀點，藉舊的辭句和歷史事實，來解釋新的事物，因為中國人特別是和他同輩，及較長的知

識者，都知道那些經典，所以聽了覺得特別中肯有趣。再則毛澤東同志對於中國歷史知識是非常豐富的。小的時候，他就反對讀死書，他不喜歡經書，而喜歡中國流行的許多小說：《精忠傳》啦，《說唐》啦，《西遊記》啦，《封神演義》啦，稍晚就是《水滸傳》啦，《三國演義》啦，等等。在私塾時他把小說藏在經書底下偷著讀，老師走過的時候，就用經書蓋住。他雖不喜歡那些經書，但讀了就能記得，能背出來，所以有工夫看小說；先生要他背誦經書他就背，因此雖偶然知道他在看那些雜書，也沒有辦法責備他。小說裡的故事人物，澤東同志都記得非常熟，小時便常向別人講述，和大家談論。後來那些讀物，對他的影響也很大。直到現在，毛澤東同志時常引中外文藝作品裡和歷史中的某些故事人物，來說明新的問題，使聽者更加了解，更加體會得深刻。同時他用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底觀點與方法，來分析各種文藝作品與作家，非常精關，為許多專門的文藝理論批評者所不及，這也可見他是如何地博而深！是呀，毛澤東同志是提倡「中外古今化的」^[1]。

十三歲的那一年，澤東同志走出了私塾，整天在田地裡工作，夜晚則幫助他父親記賬，這樣當然很忙，也當然疲倦。但他還是繼續讀書！在夜晚記賬後，讀所有可能找到的書。他父親不高興：一來，兒子讀的不是經史；再則要節省燈油呀。澤東同志就用藍布被單子蓋住窗戶，使父親看不見燈光。在這間非常簡陋的屋子（樓房——披廈）裡，在豆子大的桐油或菜油燈光下面，他讀了他所能找到的許多書。

有一次他找到了一冊《盛世危言》——那是當時的一些有心人士，認為中國這樣貧弱，是由於科學不如西洋發達。他們提倡「格物」，就是說，

[1] 即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要研究物理學（但用經書《大學》上「格物致知」這個古典術語），中國要修鐵路輪船……要設電報電話……這是當時所謂「學策論」或「時務文章」一類的書，澤東同志很喜歡它；比四書五經現實的多，由於這一部書引起澤東同志再前進求學的志願。於是他離開了家庭，到一個學新學的（法政學生）家裡讀了半年書^[1]。又從一位老學者（毛家唯一的秀才毛麓鐘）讀了些史經子集，也讀了些時務文章和一些新書。

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澤東同志在野外放牛。他讓牛吃草，自己卻在大樹蔭下的草地上，悠閒地看書。他看得那樣入神，忘記了一切。牛自由的走進了別人的菜園，把青菜吃了一大半，澤東同志還不知道。等鄰人發覺後，鬧了一場大亂子。

毛澤東同志從小就是這樣好學，這樣喜歡讀書的。他從小就體會了「開卷有益」這句古話，那時所能找到的書，也都讀遍了。他的求知慾一向是很強的。讀過了的書都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腦筋裡，一直到現在他都記得，因此和人談話時常是「引經據典」的。他從小就有很強的記憶力、理解力和分析力。一直到現在，他這種讀書報的習慣是沒有改變的，真有「手不釋卷」之概。無論甚麼時候，甚麼環境，都是如此。就是在井崗山上的時候，他在處理軍政事務之外，總是讀書。幾乎沒有看見過他出來散散步、玩玩的。許多和他在一道工作多年的同志們都異口同聲這樣欽敬地說：

——毛主席是一個好學的人！

[1] 毛澤東在《西行漫記》中說：「我到一個失業的法科學生家裡，在那裡讀了半年書。」據尹高朝著《毛澤東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師》（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9 頁）考證，此人為烏龜井私塾的毛岱鐘，長沙法政學堂畢業生。毛在那裡就讀的時間是 1909 年秋。

從小就和被壓迫者在一道

毛澤東同志繼續閱讀中國的舊小說，他尤其喜歡讀一些反抗統治階級壓迫的故事（他後來的評論：《水滸》是中國第一部好的長篇小說；《聊齋志異》是第一種好的短篇小說集，作者蒲松齡反對貪官污吏，主張自由戀愛，雖然讚美妾婢制及小腳等等，那是為時代所限，他不敢公開反對舊制度，故藉狐鬼說教，但究竟是一部社會小說。魯迅將這部書列入怪異小說一類，當是他在未接受馬克思主義時的看法……是錯了）。有一天大約是十五六歲時，去東山學校（見後）的路上，澤東同志忽然發現了一個問題：為甚麼那些小說故事裡面的人物，只有君王將相，聖賢君子，英雄豪傑……而卻沒有他經常所見所接觸的耕田的農人呢？這事使他奇怪了很久——整整一年多到兩年。後來澤東同志發現了：原來舊小說裡面的人物都是一些統治者、壓迫者、剝削者——他們自己不耕種，佔了土地叫農民替他們勞動。

讀者注意：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發現！從這裡可以看出毛澤東同志自小便和廣大勞苦群眾在一道，為群眾設想，同情於群眾。他自己就是下層群眾裡面出來的人呵，他和民眾有很深的淵源。直到現在他領導黨政軍民，諄諄教育幹部們以群眾觀點，不斷的反三覆四，苦口婆心的說，要時時刻刻事物物都為群眾利益著想，只有人民群眾是最可靠的，群眾力量的泉源是無窮盡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的動力」（論聯合政府）^[1]。以及說領導和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時，他有兩句名言：「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而在軍事戰略上制出「群眾戰」^[2]與「人民戰

[1] 正式發表的《論聯合政府》這句話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2] 毛澤東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寫道：「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

爭」一些原則……所有這些未始不都是在小時候就伏下了根的。

一個大荒年，毛澤東同志和一群小學生在私塾外面看見許多米商從長沙回到鄉下來，小孩子們問米商們為甚麼都離開了長沙。米商告訴了他們一件事變——鬧饑荒呀！長沙一個地方就餓死了成千成萬的人。災民們推出代表到撫台衙門去請求救濟。但撫台的回答是：「為甚麼你們沒有飯吃呢，城裡米多的很，你們看我每天都是吃的飽飽的」；災民們聽到巡撫這樣的答覆，騷動起來了。他們聚眾結隊去攻打衙門，砍斷了衙門口的旗杆子——官廳統治的標誌，趕走了巡撫。後來布政司一位大員叫莊賡良的人，騎馬出來，曉諭人民說，官府正在想法救災……於是災民暫時散了，可是滿清皇帝卻革了那個姓莊的職，說他「勾結亂黨」，接著來了一個新巡撫，他立即下令逮捕事變的為首者，把他梟首示眾……。

小學生們聽了這個故事，議論了好多天，大多數對造反的都表示同情，但只是採取旁觀的態度，毛澤東同志那時便覺得，那些造反的都是像自己的家鄉一樣的人，所以對統治者對他們的處置，很抱不平，很是痛恨。

又一次澤東同志本鄉的哥老會（也是農民）和個地主發生衝突，地主到官府告了狀。地主有錢有勢，自然官司打贏了，但是哥老會不服，跑到一個山裡，建起堡寨來。官兵去打他們，那個地主還造謠說，哥老會決定造反的時候殺死了一個小孩子祭旗……。哥老會的反叛，最後被鎮壓下去了。為頭的一個鐵匠跑了，但後來又被抓了回來，殺了頭。澤東同志和他的小同學們都同情這次叛亂，都稱讚那個為首的鐵匠是英雄。

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鄉下異常缺米，農人沒有飯吃，富人都把米囤積起來，不肯平價糶出。窮人們就發起「吃大戶」的運動，成千成百捱餓的男的的女的的老的少的，都跑到富戶家去，打開倉庫，倒出穀子，就在他家裡磨成米就用他的大鍋煮飯吃。吃了這家又吃那家。

素來作穀米生意的澤東同志的父親，在這時候，仍然把本鄉的糧食挑到城裡去賣，有一批穀米被窮人們扣留了，父親非常生氣，澤東同志不贊成父親這種辦法，他站在窮苦人這方面。

父親這個家長對兒輩非常嚴厲，對妻室也不體貼。母親不贊成這種治家的辦法，但不直接公開反抗，只是從容勸說，或消極抵抗，父親有時自己一個人吃好的菜，不給母親吃，最後給一點點，但母親自尊心重，連那一點點也不吃了，這種和類似這種的不平現象對於幼年的澤東同志是大的刺激。這也種下了他對於封建家庭壓迫制度的根吧，雖然那時候說不出「封建」、「家長制度」這些名詞。

韶山沖本地出了一個「維新派」（或「急進派」）的教員，這人姓李名漱清，現在當有八十來歲了，那時他反對迷信，打菩薩，辦學堂，勸人用廟產興學。鄉人都反對他。毛澤東同志卻稱讚他，贊同他的意見，但澤東同志在八九歲的時候卻曾信神，因為他的母親是非常信神的。他父親不信神，他還和母親討論過，如何勸父親也信起來。……後來讀了一些新書，他對神開始懷疑了，到這時候，他幾乎完全不信神了。

這一連串的事情給予了幼年的毛澤東同志以非常深的印象。他對於統治階級的行事，對於統治者用以愚民的神，都存著反抗的心思了。他同情被統治者，和被壓迫者在一道。

在這時期毛澤東同志開始有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識。

但他是倔強的

毛澤東同志的父親因事生氣，打兩個兒子。毛澤東同志站著不動，挨了父親的打也不哭；弟弟就跑，跑到遠點的地方就罵。

父親對待家人非常嚴厲，壓迫了、剝削了兒子的勞動之後，還經常

無理由地責備他懶惰，說他不孝……。澤東同志起來反抗，經驗使他明白了；當他用公開反抗的方法來保衛自己的權利時，他父親就客氣一點；當他怯懦屈服時，父親就打罵的更兇，這也可見澤東同志自小就不平凡，就頑強得也不平凡，自小就很有辦法，有鬥爭、自衛的辦法。

澤東同志十歲的時候就進行了他的自衛鬥爭，本來八歲時他開始在本鄉一個私塾讀書，但早上和晚間仍需要在田裡勞動，誰都知道，教私塾的先生是最喜歡打人的，「棍子底下出好人」——舊日的父兄師長就憑這個「理論」來「教育」兒童，澤東同志的這位老師當然不是例外的。打板子，打手心，打頭、腳……罰跪香——跪在有棱角的「錢板子」（擱銅錢用的）上、砂石上，一根香燃完了才許起身……這些是最普遍的體罰或肉刑了，但是毛澤東同志反抗了。這一次他作的是消極的抵抗——逃學，出走，他怕挨先生的打，逃出學校；又怕挨父親的打，不敢回家。他只朝著一個想像的城市的方向走去。誰知走了三天，還只是在一個山谷裡兜圈子，離家不過八里路遠，終於被家裡找回去了。但回家之後，出乎他意料之外，情形好了些；父親不像從前那樣暴戾了，塾師也溫和多了，這一次反抗行為的結果，給予澤東同志小小的心靈以非常深的印象，他的「罷工」鬥爭勝利了——他自己後來對人笑述說。澤東同志幼年時代的另一次鬥爭，那就是他十三歲的時候，引經據典和他父親辯論，以及拿脫離家庭和自殺相威脅，使得父親的暴力政策歸於失敗。一次他父親當著許多客人罵他「好吃懶作」，這個罪名對澤東同志顯然是不真實的，冤枉的；他小小年紀就和大人一樣勞動了，怎麼是「懶作」呢？吃的是糙米飯和油鹽很少的蔬菜，僅為了不餓肚子，不消說吃豬肉，就連雞蛋、鹹魚都沒有得吃，怎麼說是「好吃」呢？澤東同志蒙這罪名，越想越生氣。他據實反駁了父親幾句，聲言要離開家裡，而且往外就跑，慈愛的母親出來追他，勸他回去。父親也趕來命令他回去，但同時還是罵他。他已

經走到房子前面兩個水塘中間的路上，看見父親來勢很兇，於是他說，如果父親再追上來打他，他就跳到水裡去……結果，講和了；這一面，他向父親磕頭請罪；那一面，父親不再打他了，客人散了。他隨著母親回到家裡。父親進去了，躺在床上，母親領著他走進房裡去，叫他對父親跪下，但他只跪下一隻腳，母親在他旁邊用手壓他的肩膀，叫他雙膝跪下去。一場風暴才算平息；從此澤東同志更加懂了：只有反抗，只有鬥爭，才有勝利！

所謂引經據典和父親鬥爭，那就是他父親經常責備他懶惰和不孝……他就據理力爭，為自己辯護，關於「懶惰」，澤東同志說，年紀大些的，應該比年紀小的多作工，父親的年紀既然有自己的三倍大，因此應多工作些，而他到了父親那樣大的時候，一定比父親更出力作工；關於「不孝」，他說：經書上講的，父慈子孝，父慈在先，就是說，必父慈而後子孝。

我們想，他父親聽了這話以後一定又氣又愛。因為他送兒子去讀書，就正是希望兒子將來可以成為秀才，能引證經書，幫助他打贏官司，曾經有一次他和人起訴訟，對方引了一句適當的經典，使得他失敗了，又據說是，有一次有人因訟事去請毛家接個唯一的秀才，秀才還沒有接到，對方就讓步了。父親於是說：「真要讀書！」現在兒子居然也引起經書來了——可喜；但這一次又是自己輸了——未免嘔氣吧。

根據我們所聽到的關於澤東同志的父親的身世，我們現在應該肯定，他父親其實是一個勤儉起家的勞動者，務生產者，而決不是一般遊手好閒，好吃懶作的「二流子」。那種勤勞生產的精神並不可厚非。雖然作米生意賺錢一事，不曾得到兒子的同情，這也可見澤東同志自小便不主張作損人利己的事，甚至是最小的，舊社會上一般認為是正當的。

澤東同志反對他父親的專制，反對他父親弄錢的辦法。父親教他寫

第一章 湖南——英雄與強盜之域

我和毛澤東都生於以出英雄和強盜著稱的湖南。在中國，甚至在海外的華僑社會中，常流行著下面的一句俗語：「若欲中國真滅亡，除非湖南人死光。」^[1]

兩千多年前湖南是一個很強的國家。當時稱為楚國，它的世仇是其近鄰秦國。另外一個從那時一直流傳到現在的俗語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2]湘是湖南另一個代用的名字。省的名字常隨朝代而改變，在一八六四年時，太平軍差點把滿清王朝傾覆了，但終於亦被湘軍所剿滅，因而湖南人在武功上遂得赫赫之名。

八百里洞庭橫臥在湖南省的北邊，無數的河渠貫穿於長江與大湖之間。發源於南部群山的湘、芷、沅、澧四江約略平行地向北匯流於洞庭，而將湖南分割為若干片狀地區。四江中最大的是湘江，這就是本地區舊名所自來的原因。

今名湖南乃是「湖」和「南」兩個字的組合。本省既是坐落在洞庭湖的南邊，則本省之被命名湖南固極顯然。湖南位於華中地區。根據一九四七年的官方統計，全省人口為 26171117 人。省會長沙，全省計分為七十七個區，總面積計為 204771 平方公里。

[1] 此語出自楊度。楊度（1874—1931），湖南湘潭人，清末民初致力於君主立憲活動。晚年傾向革命，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原話為：「果若中國滅亡，除非湖南人死光。」

[2] 語出《史記·項羽本紀》。「三戶」指楚國昭、屈、景三大姓。亦曰楚國即使剩下很少人，亦能滅亡秦朝，指項羽滅秦。後人常以此語比喻楚人的頑強精神。

地險山高而又穿插著四條奔騰的江川，遂使湖南的地理形勢顯得異常的奇突、險要、壯美。天才詩人屈原即降生於此。當年楚王因聽信讒言，竟至將他放逐，而屈氏的名著《離騷》即其自白自悼之作。最後當他體認其改革朝政之理想已不可能實現時，遂投汨羅江而死。他投江之日係五月初五，兩千多年來每逢此日，全國各地，家家戶戶，無不舉行紀念；這個紀念即西方人所習知之「龍舟節」。這個節的最初儀式係把竹葉包裹的米投入水中，而後來則演為吃粽子以及龍舟競賽。

除了供給它的詩人和畫家靈感之外，自古以來，這些奇突的山脈即為無數的匪徒提供掩護而使其獲得滋長，因而有「群盜如毛」之俗語。湖南受孔孟之道的直接影響遠較黃河流域為晚。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三千多年前曾一度主宰此地區的苗蠻，乃是今天住在邊遠的山洞中而與世隔絕的那少數斷髮紋身、在半開化狀態下的部落之祖先。

湖南人，包括受過文教陶冶的學者在內，總是喜歡作豪語：「老子不怕邪！」湖南人的勇敢和堅強不屈的精神全國馳名。

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標誌著向統治中國三百年之滿清王朝進軍的第一步。那次革命起於湖北，初起時聲勢並不大，並被孤立。但在還不到半個月的時間之內，在九月一日那天，湖南即正式投入革命，而在殺死了總督和若干滿清王朝的高級官吏之後，當地的革命情形即已底定。

來自上海的三千至五千噸的貨船可在湘江行駛，湖南經常有大量貨物出口，而出口貨物則以運銷到歐洲之豬肉和豬鬃為大宗。以稻米飼養的湘豬隻，其肉以味美著名於世。

在湖南這個奇異的地區之中，當地所生產之極其辛辣的辣椒，已成為經常食用的食品之一。兒童幾乎從學走路時起即開始吃這種東西。這種辛辣的辣椒或者正可以被視作食用者之活躍而堅強的性格之象徵。我和毛澤東這兩個英雄和強盜地域之子孫，習慣了這種食品之後，全世界

再沒有任何更辣的東西能難倒我們的了。

在這個辣椒和臘肉地區的中心，從省會長沙乘汽船約莫兩小時即可到達一個被稱作湘潭的縣份。越過湘潭縣城約莫四十至五十公里之遙，有一個被稱作陰田石的地區。^[1]在這裡人們可以看到一座高山，高山過去是一座較低的山，而再過去又是一座高山，兩座高山之間有一個離我家鄉不遠的地方稱為韶山沖。陰田石的高山和丘陵常被比作形成美麗花朵的蓮花瓣。

在其中的一個「花瓣」之上，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2]出生了一個屬於人類的小生物，他在那裡度過了童年。那個青年的名字即是後來世人所習知的毛澤東。

第二章 毛澤東度過其童年時代的田園

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在湘潭韶山沖擁有幾塊小面積的稻田。毛家住宅坐落在一個小山丘的腳下，是一所鄉下的矮小房屋。他們自己耕耘，自己收割，過著自耕農的生活。

父親和長子毛澤東生性都異常固執，以致常常爭吵；這父子二人從不曾在任何問題上獲致過協議。

起初毛順生送他的長子進本村一間私塾就讀，在那間學校中，學生只能學到少許漢字以及計算流水賬之類的東西。毛順生從不曾打算讓他的兒子接受任何較高的教育，這是因為他在農田裡需要幫手，而又雇不起長工之故。不過當毛澤東已經認識足夠閱讀簡單故事的漢字之時，便

[1] 今韶山市銀田鎮一帶。

[2] 毛澤東生於 1893 年 12 月 26 日，按陰曆是清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弄到了一部他在相當程度上能夠讀得懂的小說，在他居住的那個小村莊中，只有極有限的幾本書可以找得到的。而剛巧在那幾本書中有兩部最為大眾所愛讀的小說：《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頭一部講一百零八將聚義的故事；第二部則是敘述三國時代戰爭的故事。於是毛澤東便對這兩部小說著了迷；他幾乎把從農忙中所能抽出來的每一分鐘，都用於在田邊上來閱讀這兩部小說。

其時毛澤東已經長得身高體健；當他十四、五歲的年紀時，便已經長得和他父親一般高大。他能把兩個異常沉重的糞桶挑送到田裡去，而每日數次。父親見有這樣一個好幫手，心裡自是高興，然而毛澤東的心思卻並不在這些地方。他每天到田間去時總帶著他的書。一遇機會到來，他就跑到那個隱避在古墓後面的樹下，聚精會神地閱讀起來。當他逐字逐句閱讀那些山大王的生活和劫掠之事，或三國戰爭的奸計和謀略時，常常手舞足蹈，有如發狂。

他的父親完全被日常生活所佔據，因發現田裡工作沒有做完而又常常半天看不到他兒子的面，於是開始注意毛澤東的行為了。最後有一天，毛澤東終於被他當場逮住；其時毛澤東坐在古墓後面，身旁放著兩隻空糞桶，手裡拿著一本書，看得正起勁呢。毛順生看到這種情形，幾乎連肺都氣炸了。

「原來你已經決定不做活了，是不是？」毛順生怒氣沖沖地問道。

「不是的，爸爸，我只是少歇一會。」毛澤東回答說。

「那麼，整個早上你為甚麼連一點糞都沒有挑呢？」

「不是，我做過了。從天亮起我已經挑了幾擔子糞了。」毛澤東指著身旁兩隻空糞桶向他父親解說。

「挑了幾趟？」

「從天亮起至少已有五六趟。」

「半天的時間就只五、六趟嗎？你以為那就足以賺回你的費用了嗎？」

「那麼，你認為在半天的時間之內能挑多少趟呢？」

「二十趟！至少十五趟。」

「但是從家裡到田裡可是夠遠的呀！」

「你認為我應該把房子建築在稻田邊上，而好減輕你的工作！從前我像你這樣大年紀時，也只做這一點活嗎？你對家裡的事情似乎不再關心了。你也不想想我們怎樣活下去！你安閒地坐在這裡，彷彿甚麼事都不放在心上！你就全然沒有一點義務感嗎？浪費時間看兩本子破書會有屁用呀？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假定你要吃飯的話，你就必須做活！」

「成了，成了。你總是成天抱怨。」毛澤東回答道。

這一幕過去之後，他們一起回家吃中飯，大約在當天下午五點鐘左右，兒子又不見了。這一次毛順生很容易就找到了他的兒子。他徑直到古墓後面的樹下，因為這個地方早上曾經惹他生過氣，他記憶猶新。這回毛順生到了那裡一看，他的兒子正坐在那裡，而又是兩手捧書，身旁放著兩隻空糞桶子。早上中斷的爭吵又開始了：

「難道你的魂魄已經為那兩本壞書所奪，而對你老子的話全不再放在心上了嗎？」

「沒有，爸爸。我很注意聽你講的話。你叫我做的我都做好了。」

「你很清楚我需要甚麼。我要你照顧農田，按時在田裡做活，不要再看這些壞書。」

「我是要按時在田裡做活的；但是我也同樣要按時看我的書。當我在田裡把活做完之後，我就得閒了，我現在不是很空閒嗎？這樣你就不能再抱怨和咒罵。假定我在田裡做完了我的活的話，你就沒有權不讓我看書。」

「可是，孩子，你只挑了幾桶子，就躲到這裡來看書了。」

「在到這裡來看書之前，我已經把你所告訴我的做完了。」毛澤東心平氣和地回答。

「你挑了多少？」父親質問道。

「吃過中午飯之後，我已經挑了十五擔子糞。你如果不信的話，你自己可以到田裡去數一數，然後你可以再到這裡來。但請你現在讓我安靜一會，我要看書。」

他父親一聽，目瞪口呆，一時做聲不得。十五擔子糞半天做完，確是一件很沉重的工作，而假定他的兒子所說屬實的話，他實在沒有理由再加抱怨。他帶著受挫和憂傷的目光看了看他那不平凡的兒子，便拖著沉重的步伐往田裡走去。此時他的家人正在田裡工作，他數了一遍之後，發現不多不少正是十五擔。

從那天起，每天把父親指定工作做完之後，毛澤東便在那個神秘的隱避處，安靜地閱讀他心愛的描寫戰士和強盜的小說。

第三章 毛澤東為求學而奮鬥

毛澤東艱辛苦讀那兩本小說的結果，使他多認識了很多生字；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便發現他讀起來已經不像起初那樣吃力。當他每日做他所憎恨的那些工作時，他想到那兩本書中的故事。他常常夢想他能進入一家新學堂去讀書，他認為在學堂裡，比他這樣偷偷的閱讀會學得更多。這種令人心焉嚮之的夢想，在他腦子裡靜寂而神秘地孕育著。難道這真是空中樓閣的夢想嗎？他愈是希望，愈是思索，就愈覺得這絕不是荒誕而不可能的事情。漸漸他就覺得事在必行，於是

他開始設計和策劃了。

當時滿清王朝已快要壽終正寢。國內的學校制度亦漸漸西化。人們稱為「洋學堂」的學校，在全國各地正如雨後春筍似的紛紛出現。其中有一家，毛澤東夢寐以求的要成為它的學生。他下定決心要做「洋學生」了，這樣的名字，最能投合他那意氣風發的心意。

他不敢直接向父親提出，但是這個想法，實已到了使他心神恍惚神魂顛倒的地步，有一天，不自覺地忽然脫口而出說：他要到一個大城市裡進「洋學堂」。他父親怔怔地驚愕了一陣子，然後說：「你要進學堂？真是癡心妄想！真是荒唐透頂！你也不好好地想一想，你能進甚麼學堂？小學嗎？你這樣牛高馬大的人怎樣能跟小孩子在一起念書？中學嗎？你既沒有讀過小學，就不可能進中學。你簡直是發神經病！」

毛澤東回答說：「我要進小學。」他父親立刻報以一陣聒耳的大笑，彷彿表示不必再談下去了。

這次大笑之後，父子兩人很久都沒有再說過話。可是毛澤東消磨在那古墓後面「自修室」的時間卻愈來愈多了。但他的沉默卻絕非如他父親所想像的那樣，已經心灰意冷，將他今後的全部生命用於家園的耕作之中。恰恰相反，這一段時間更是他竭精殫慮，作出義無反顧的決定。對於田間工作，以往他還有幾分興趣，現在則覺得這簡直是牛馬生涯，厭惡異常，除了打算到大城市，把這些工作拋諸腦後之外，他甚麼也不願意想了。他的腦子裡翻來覆去的盤算如何進學堂的問題。他只想到如何才能使他的想法成為事實，而對成功的可能性絕無半點疑慮。在那一段時間中，他父親常常暗自慶幸：他的兒子居然輕易地接受了他合理的勸告了。

最後毛澤東終於想好了他的行動計劃，決定進行他的第一個步驟來追尋他的自由。他拜訪了幾個親戚和世交，請他們每人幫助少許學費，

但卻要求那些親友不可告訴他的父親。他的計劃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1]。

口袋裡有了錢之後，毛澤東獲得更大的力量和信心。因此，他感到他必定能說服他的父親同意他到城裡去念書的計劃。有一天晚上，全家圍桌吃晚飯的時候，他突然單刀直入地宣佈道：「我已經決定進東山學堂。」他的父親為之瞠目結舌，憤怒地注視著他，一言不發。毛澤東繼續說：「三日之內，我就要離家，前去上學。」

他父親帶著滿臉狐疑的神色問道：「你說的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毛澤東回答說。

「你得了上學而不用花錢的助學金了嗎？還是今天早上中了彩票，忽然變成了百萬富翁了呢？」他父親嘲笑著說。

「你不必愁錢的問題。我決定不向你要一文錢；這就是我所要說的。」

他的父親慢慢地站了起來，吸著他的長煙桿，離開了飯桌，考慮著事情的新轉機。五分鐘之後，他轉了回來，毛澤東和家中其餘的人都注視著他。他問道：「你有助學金嗎？如果我不出錢，你怎能進東山學堂？我知道得很清楚，學生要進學堂必須繳學費和膳宿費。這些花費是很可觀的。小王好幾年來就想進學堂，可是他始終都未能如願。很可惜，小學又不是官費的，都是為有錢的子弟而設，抱歉得很，絕不是為你這樣的窮孩子而設的。」

毛澤東輕蔑地笑了一笑，說道：「請你不用擔心這些事情，用不著你花錢。這得了吧？」

「甚麼？」他父親帶著憂傷的口吻說，「這怎麼就得了。要是你離開了家，我就少了一個做活的人。你走了之後，誰幫我在田裡做活呢？你說我不必花錢，可是你卻忘了我須雇一個長工來代替你。孩子，你是知

[1] 據李銳：《早年毛澤東》（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 頁）記載，毛澤東求學得到私塾先生李漱清，表兄王季範、毛宇居和堂叔毛麓鐘的支持和幫助。

道的，我雇不起長工。」

毛澤東倒是不曾想到這個問題，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承認父親的說法也算合情合理。那麼，他現在怎麼辦呢？錢永遠是一個問題，他感到十分傷腦筋。同時，他也覺得惱怒和下不了台，因為在這最後關頭，父親的機智竟勝過了他。他得花點時間來想一個解決的方法。最後他想到他們一位親戚王季範。因為毛澤東曾經聽說，王氏平日最喜協助有志青年獲得受教育的機會。毛澤東告訴他自己的志向和困難，請求他借點錢。王氏深為毛澤東的勤奮和壯志所動，答應了他的請求。

毛澤東回家之後，又開始談及關於大城市的事情。父親憂愁地又重覆了他前時的話，說不能讓他走開，因為需要他在田裡幫忙做活。

「雇一個長工需要多少錢？」毛澤東問道。

「每月至少一塊錢，」父親答道，「一年就是十二塊。」

毛澤東一言不發的遞給他父親一個錢包，說道：「這裡是十二塊錢。我明天清早就要離家前往東山學堂。」

第四章 到學堂的路上

第二天天剛破曉，毛澤東就起床了，他滿懷計劃和野心。當父親和往常一樣悄悄的往田裡去之後，毛澤東已在動手整理他的行囊。幾分鐘之後，一切都弄好了：一個藍色的蚊帳，這是在湖南的夏天，即使最窮的農夫也要用的東西；兩件白襯衣由於日子太久，洗濯次數太多，已變成了灰色的了；幾件破舊而褪色的長衫。他把這些東西都打成一個包袱繫在竹竿的一端。竹竿的另一端繫著一隻小竹籃，裡面放著他兩本心愛的書，那一定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了。

他母親關切地注視著他，當他收拾停當正要動身的時候，她問道：「你要不要到田裡跟你爹說一聲？」

「不，我不去。」毛澤東回答道。

「你還要帶別的東西嗎？」

「不要了，我需要的一切東西都有了。」她的兒子回答道。

沒有說一句告別的話或做任何手勢，毛澤東便離開了他湘潭縣中破舊的家園而昂然上道了。他甚至連頭也不回轉一下看看他倚門而望的老母。^[1]

他所走的正是以往每天挑糞到田裡去的那條路，現在他挑的卻是他的行李，竹竿的一端是衣裳，他那兩本寶書則在另一端。但是這付擔子卻是輕便得多了，兩端的重量也極為相稱，因此他挑起來就像全無重量似的。

剛離開家門走了幾分鐘，他遇見了鄰居王老頭。王老頭一看見他便停了下來，帶著驚奇的眼光注視著毛澤東的新襪新鞋。因為在湖南鄉下，貧窮的農人和他們的孩子只有在過年過節的時候才穿著襪子。

「小毛，你穿上了新鞋子看起來很神氣！」王老頭說道。

「我到學堂裡去！」毛澤東驕傲地說。

「你到學堂幹甚麼？」王老頭帶著懷疑的神情問道。

「自然是去念書啦。」

「你去念書？」王老頭笑著問道，「你打算將來做個學者嗎？」

「是的，請問，難道不可能嗎？」毛澤東問道。因遭遇到這種猝然的

[1] 毛澤東離家時，抄寫一首詩留給父親：「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以表達一心向學和志在四方的決心。這首詩曾載《新青年》第一卷第五期，原文是「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死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署名西鄉隆盛。



嘲笑，他似乎有點沮喪。

王老頭大笑不已，竟至把眼淚都笑了出來；毛澤東感到十分尷尬。等情緒平復之後，王老頭又問道：「你到甚麼學堂去？」

「到大城裡的東山小學。」

「噢，原來你要進洋學堂，」王老頭嘲笑著說，「你要做那像孝子一樣穿著白衣裳的洋學生呀？」在中國，白衣裳是孝子的服色，在現代學堂裡學生在夏季多穿著白色的制服。「你父母親都沒有死，」他繼續說道，「你為甚麼在他們去世前就戴孝呢？這真是荒謬絕倫！你父親答應你進學堂嗎？你父親也瘋了嗎？這些洋規矩有個屁用？真不知道我們的國家會變成個甚麼樣子……進洋學堂！」

這時，毛澤東異常憤怒，大聲嚷道：「你是落伍透頂的老頑固！你甚麼也不懂！」便揚長而去了，王老頭仍然站在那裡，帶著茫然不解的目光注視著他的背影。

行行重行行，一步一足印，前路遙遙，像沒有盡頭似的。穿過一望無際的稻田之後，他爬過一座高山，前面又橫亙著無邊無際的稻田。他抖抖雙肩，咬緊牙關，堅定地繼續走下去，雖然那時他已經感到身重腳軟，十分疲乏了。

當他又到達一座山腳下之後，他看到一位穿著整齊的小孩同一個老工人坐在一棵大樹下。毛澤東在他們旁邊坐下來，向那個小孩問道：「我也累了，打算在這裡和你們休息一會。你叫甚麼名字呀？」

那小孩神色惘然地看看毛澤東，又看看老工人，然後說道：「我叫李大帆。你叫甚麼名字呢？」

「我叫毛澤東。你到哪裡去？你是學生嗎？你到甚麼學校去呀？」毛澤東連珠炮似的向那小孩發問，因為他十分急切的要在他奇妙的新世界中發展關係。

「我去連平小學。在那大城鎮裡有兩家小學。在鎮子邊上的那家叫東山學堂。」

毛澤東聽了之後異常高興，因為他遇見一個學生。既可以從他那裡打聽到東山學堂的情形，又可打聽到洋學堂裡生活的狀況。為了滿足他深藏已久的好奇心，他要把握住這個機會充分地加以利用，於是他開始一連串的向李大帆發問：「你們學堂裡有多少學生呀？」

「有一百名左右。」李大帆答。

「他們都是多大年紀？有沒有比你大的？」

「我十歲，讀二年級。三年級的學生是十二、三歲，他們比我大一點。你知道連平是小孩子的小學校。」

「你們學校裡有多少先生呀？」

「我們有五個先生。」

「他們很兇吧？」這是毛澤東特別要知道的。

「是的，他們非常的兇。」

「我聽說在新學堂裡打手板是唯一的處罰方法，那是真的嗎？」

「不，不是這樣的。我們有一位姓龐的先生，他時時用他的粗手杖來打我們。他最兇了，時常打傷人。」

「那麼，你們就聽他這樣而不想法子對付他嗎？」毛澤東帶著驚異的神情問道。

「你真是，我們又能怎樣呢？」李大帆反問道。

「你們不應該讓他把你們打得那樣重。」

「但我們只是小孩子呀，而他是一個大人。」李大帆非常吃驚，他對這些問題想都沒有想過。

「但是，你們有很多人，他只是一個人，要制止他不會太困難。」

「是的，不過他是一個先生，我們必須尊敬先生。你難道不了解嗎？」